

七、共軍外事活動觀察

淡江大學戰略所助理教授林穎佑主稿

- 中共軍事外交已成外交戰略中的一環，其意義與「巨棒外交」類似，也有軍火貿易和確保海外能源供應的考量。
- 中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首次互降對方機場，或有對駐韓美軍示警意味；中俄海上聯合演訓展現共軍跨軍區「四海聯動」戰略。

（一）前言

中共「二十大」高層人事底定後，共軍高層開始一系列的走訪，其中特別是國防部長魏鳳和馬不停蹄的前往各處與會，都讓外界開始關注共軍的動向，是否從日前的戰狼外交做出調整？或是這些活動都是在預劃下一次的軍事行動？這都是值得觀察的方向。

（二）國防部長出訪的意義

首先需注意的是，在「二十大」後魏鳳和並未擔任要職，代表其發展已到頂，未來應不會再擔任其他重要職位，但在 2022 年年底魏鳳和與新加坡、蒙古、印尼國防部長會晤，又前往柬埔寨出席東協防長擴大會議，這些行動只是單純其個人行為，或是背後有中共的地緣戰略，都值得我方思考。事實上，在中共軍事組織中，國防部長並非如其他國家一樣具有軍事作戰指揮權，在解放軍的指揮管制體制中，國防部長的任務在於從事軍事外交，對於作戰的指揮上大多都是由聯合參謀部負責。因此中共國防部長其雖然貴為軍委委員，但在共軍實際的位階與職權上，不能與聯合參謀部部長相提並論，更不用說其上面還有兩位軍委副主席。這也是中共國防部常被外界稱為「三無單位」的原因。因此也有觀察認為，中共近期的這些對外行動，並無太具體的目標，主要仍然是先恢復軍事外交，並以睦鄰為主要的出發點，同時也可以算是魏鳳和離職前的畢業旅行。但若從地緣戰略的角度觀察，中共的這些作為是否是未來習近平第三任期的外交戰略的起手式，是否也可從觀察未來中共的新布局，也亦為可觀察的方向。在考

量到魏鳳和國防部長的角色特性，在戰略意涵上是外交大於軍事意義。畢竟對於中國大陸而言，軍事外交是總體外交戰略中的一環。

（三）近期中共軍事外交的背後意涵

可以注意到的是，中共在這些行動中主要聚焦於東南亞國家，最大的原因應與能源有關。2022 年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除了疫情的影響之外，能源不足導致出現的限電問題也讓生產製造業遭受相當大的打擊，因此如何確保中國大陸穩定的能源供給，會是習近平第三任期相當重要的目標。若從出訪的對象來看，除了東南亞的能源大國印尼之外，中東的沙烏地阿拉伯及伊朗都會是中共近期關注的目標。值得注意的是，除穩固自身的能源供應之外，伊朗以外的前述國家也是我國重要的能源夥伴，因此，當中國大陸積極與這些國家互動的同時，也可以同時間對我國的能源供給造成一定的威脅。特別是從 2022 年 2 月的俄烏之戰以及 2022 年 8 月中共發動的圍臺軍演，都再次證明能源的重要，以及我國對於海外能源供給的依賴。這些都可能會是中共在近期進行外交布局時的附加考量。

此外，這些外交布局中，也可能與中國大陸的軍火外交有關，特別是在俄烏之戰後，俄製武器的品質受到相當的質疑，同時對當前的俄羅斯而言，由於深陷烏克蘭戰場的泥潭，是否有足夠的產能競爭海外軍火市場，這都是中國大陸的機會。如在東南亞國家，中共除泰國、緬甸之外，也積極接觸其他國家，而在中東市場，除早期將東風飛彈銷售至沙烏地阿拉伯之外，當前也積極開拓中東市場。畢竟在俄烏之戰後，中國大陸製武器無論在品質或是在價格上都具有相當的競爭力，這可能都是當前中共積極拓展軍事外交的主要原因。

（四）中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

除此之外，近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就是，中俄在 2022 年 11 月飛越日本海與東海上空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雖說這不是雙方第一次進行聯合空中戰略巡航，但卻是兩軍首次互降對方機場。雙方軍機所組成的編隊是由 Tu-95MC 戰略轟炸機以及轟六共 8 架軍機，在韓國的防

空識別區飛行引發韓國相當高度的關注。雖然只是轟炸機，但是這些改裝過後的轟炸機可能都具有導引或是發射反艦飛彈的能力，這些飛行是否也是在向南韓與駐韓美軍傳遞警告訊息是可以觀察的方向。特別是在 2022 年 8 月的圍臺軍演後，駐韓美軍高層曾指出，若未來臺海發生軍事衝突，駐韓美軍會有所行動。當然駐韓美軍應不會直接前往臺海或是在太平洋支援，較可能的是攔截從北部戰區南下的共軍艦隊。畢竟對當下的共軍而言，「四海聯動」已經是共軍軍事行動的基本原則，位於北部戰區的中共海軍可能南下加入對臺攻擊，且在我國逐漸具備源頭打擊實力之時，共軍也有可能將部隊集結於北部戰區，以避免遭我國的打擊。這也代表未來對我國而言須注意的不會只有在東部戰區的兵力變化。

此外，2022 年 12 月 21 至 27 日中俄海上聯合 2022 如期展開，並未因俄烏戰爭而有延宕。中共國防部指出，雙方海軍將在舟山至臺州以東海域舉行，旨在展示雙方加強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維護國際和地區和平穩定的決心能力，進一步深化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其中需注意的是雖然表面上中共所出動兵力有限，只有 2 艘驅逐艦（052D 型/133 包頭號、052C 型/152 濟南號）、2 艘護衛艦（054A 型/515 濱州號與 546 鹽城號）、1 艘補給艦（903A 型/904 高郵湖號）和 1 艘潛艇與各型定翼與旋翼機，但此次調動的不只有單一戰區兵力，是結合北部與東部戰區的聯合軍演，這也代表跨戰區聯合作戰在未來的共軍演訓中已成為常態，這也符合之前所提的「四海聯動」戰略。

而在演訓之後，參演的中俄部隊會否再跟 12 月 17 日南下的「遼寧號」航空母艦、054A 型飛彈護衛艦「棗莊號」、052D 型飛彈驅逐艦「成都號」、055 型飛彈驅逐艦「鞍山號」、901 型綜合補給艦「呼倫湖號」等 5 艘軍艦形成的航艦戰鬥群編隊進行海上對抗聯演？或是與東部、南部戰區的岸基航空隊進行區域拒止與反介入作戰的演練，這都是須持續觀察的方向。

（五）結語

軍事外交是中共外交中的一環，也是北京大戰略中的重要工具。

「二十大」後中共開始積極布局未來外交新局，其中軍事外交必然也會是其運用的一環；在習近平第三任期開始之際，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中共的布局一改過去的戰狼外交，嘗試在接觸的過程中穩固其互動關係，以類似老羅斯福總統所提的「溫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遠」（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you will go far）來推動外交，如今習近平手裡的巨棒便是共軍的實力。未來軍事與外交或許會更加巧妙的融合至中共大戰略中，與外國的互訪與軍售會增加，與他國軍隊的聯合演習無論在質或是量都會有所提升，值得外界關注。